

《東華漢學》第8期；255-277頁
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08年12月

海外學人專訪——陳慶浩博士的紅學研究

受訪者：陳慶浩博士，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（C.N.R.S）研究員
訪問者：賴芳伶，台灣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
訪談時間：2008年7月20日、8月11日、8月15日、10月21日
訪談地點：法國巴黎陳慶浩先生寓所、台灣台北

2008/8/11

賴芳伶：

我很高興受到《東華漢學》編委會的囑託，請教陳先生有關《紅樓夢》研究方面的問題。您是一位資深的紅學家，首先，想請您談談《紅樓夢》研究的緣起好嗎？

陳慶浩：

最早的《紅樓夢》研究是談不上科學的研究。清代的脂硯齋等一批人的批語，只能算是一種文學欣賞、文學批評；這當中也有人去「索隱」《紅樓夢》裡的人、事、物。他們與作者處於同一時代，生活上有來往，也對作者有



陳先生在巴黎寓所面街窗前

某種程度的了解；評語中常會提到書的正文和它的修改過程，機緣使得這些批書人，能夠接觸到《紅樓夢》的文本和作者。因此，就歷史資料與作者的寫作企圖來說，他們都比後來的人更清楚些。脂硯齋一班人其實就是最早的紅學家。

作者對書中人物有愛，於人生的體察很深刻，像第八回點出寶玉本來是一個紈袴子弟。他也將人物的缺點展示給我們看，如黛玉的尖酸。《紅樓夢》這部作品很偉大，不僅批判了過去的才子佳人小說，它還看到了人物的立體性，也不會一面倒，它能寫出對人物的全面感受，因為人生多面向也多層次。脂評跟一般讀者較靠近，例如他稱呼「馱寶玉」，替寶玉講好的地方佔很多；脂評畢竟不等於作者，他顯現出來的是讀者的心理反應。

到了「新紅學」階段，胡適主張對《紅樓夢》的版本和作者的家世要有所了解，這樣的研究方向是對的，意義也好。因為他的提倡，使得文獻的挖掘和保存受到重視，我們今天才有那麼多的《紅樓夢》鈔本、刊本。可是另一方面，「新紅學」所強調的科學的研究態度，胡適等人並未完全做到。1966年我寫過一篇〈胡適之紅學批判〉，刊登在《紅樓夢研究專刊》，就指出「新紅學」的問題，例如關於「後四十回」的看法。張愛玲閱讀《紅樓夢》，感覺到「後四十回」味道不對，是一般性的理解。俞平伯的《紅樓夢辨》從故事的不連貫、人物性情的變化等等細節，指出「後四十回」不是曹雪芹的作品；這對於《紅樓夢》的研究很有幫助。胡適也看出前、後的不同，但他將後四十回是不是續作和四十回是誰所續作兩個問題混在一起，以為證明後四十回和前八十回不是同一作者的作品後，即認為「後四十回」是高鶚所作。其實，早在高鶚之前即有百二十回《紅樓夢》，從序文可知，是由程偉元主導與高鶚合作整理完成「後四十回」的。由於程只是一介文人而已，高鶚進士中舉又作官，所以大家才偏重高。《紅樓夢》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不是同一個作者，跟後四十回是誰作的，根本是兩回事。可以說一開始胡適就弄

錯了。

可是今天「紅學」研究的新發現，還是基於胡適開出來的新路。胡適以為《紅樓夢》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傳、家傳，脂硯齋就是寶玉，這種觀點開了壞的「紅學」研究先例。把文學作品當成自傳，進而指名道姓小說人物就是現實中的誰，這樣造成索隱派的負面影響。「新紅學」到了周汝昌，將賈寶玉和曹雪芹、將賈府和曹府兩者合而為一。大陸階級鬥爭論的觀點也是一種索隱，把《紅樓夢》當成歷史資料。有學者就提出《紅樓夢》賈寶玉的原型是乾隆皇帝，也有人研究調查「大觀園」裡的經濟活動，想要落實它的地址。

1990年代我在《文學遺產》和《清華學報》發表過兩篇討論成書問題的文章，其中提及「大觀園」本身是一座虛構的園林，除了皇家，再大的官都不可能在京城擁有這麼大的一座花園，它只是一個想像的空間。一方面它很大，可是一群13、14、15歲的孩子，能夠在大觀園中和賈府間隨時來來往往，就是因為虛構，才可以這樣寫。今天「紅學」研究的索隱派，從歷史資料的角度出發，再找實際存在過的人來比附《紅樓夢》中的人物。其實，《紅樓夢》是文學作品，研究者應集中精神在文本上面。上述兩篇文章，即是回復《紅樓夢》為小說，希望將它當作成文學作品來研究，文學作品是反映了歷史，但並不同於歷史。我的目的是想打破歷史觀念，強調不應將文學作品等同於歷史。今天很多紅學研究者將《紅樓夢》看成實有其事、其地、其人，如果能對書的版本、批語，有考證方面的認知，或許就不會這樣做。《紅樓夢》的成書過程很重要，這是「紅學」研究的基本知識，文學研究不可架空，文本是基礎核心，文學研究要懂得利用它。

我一直覺得，不能把歷經多次修改的《紅樓夢》當成家傳或自傳來看，書中人物寶玉、黛玉、寶釵等人的年齡忽大忽小，大觀園、寧府、榮府也可以無限擴大，因為它是一個詩意的虛擬空間，人物以虛構為主，研究《紅樓夢》應避免視其為歷史，最好將之還原為文學作品。紅

學家太注重歷史資料，不自覺地以「真實」的角度看待《紅樓夢》。我想除了避免視其為歷史之外，紅學研究又要運用「新紅學」的成就，諸如版本校勘、脂批探討，在肯定中有清明的理解、批判，可終究還是要離開這些；否則《紅樓夢》變成「歷史」，再推衍下去，又說它的「思想」如何如何，符合階級鬥爭的旨義了。紅學界有人認為秦可卿是公主，寶玉是皇帝，就是把《紅樓夢》的底子看成歷史。

2008/8/15

賴芳伶：

這樣我們大致可以知道從清代迄今有關「紅學」研究的概況了。自1960年代起您在香港新亞書院就讀期間，就已經開始對「脂評」的研究，能否告訴我們您在整個「紅學」研究的領域裏，為何會選擇這樣的研究方向，而且一直持續到今天，它的意義與價值何在？



在巴黎寓所書房用功的陳慶浩先生

陳慶浩：

1960年代不管是大陸、香港或台灣，有關《紅樓夢》的資訊，像版本、曹家的研究資料等並不流通。在香港新亞書院研究所期間，我主編《紅樓夢研究專刊》。那時我還參與一些紅學討論，如與林語堂先生討論「後四十回」問題、「楊藏本」問題等。這一時期我花了很多時間重新整理「脂評」。

俞平伯先生是這項工作的先行者，早在1950年代，他就出版了《脂硯齋紅樓夢輯評》，「脂評」才開始廣泛地為研究者所應用，由此開展一個新的紅學時代。不過，他當時掌握的資料有限，如胡適收藏的「甲

戊本」他就沒有拿到原本，只靠過錄本，也沒有看到百二十回抄本、蒙古王府本、列寧格勒藏抄本等。我的機緣好一點，1960年代甲戌、庚辰、百二十回抄本已經影印出來，新發現的未曾影印的批語也有人抄錄發表，又吸收一些新的研究成果，在俞先生書的基礎上改訂凡例，增補資料，乃成《新編紅樓夢脂硯齋評語輯校》一書。

我起初整理「脂評」，希望集中這些研究《紅樓夢》的重要又難得到的資料，方便研究者使用，因此盡可能將批語「存真」，不去改動它，正文也是照批語位置寫下來。必要時我就加上注釋，以及新的研究所得，吸收新的研究成果。後來帶有評語的早期抄本影印開始多起來，藉由這些材料，得以更加靠近原本的面貌。例如列寧格勒的藏本，過去要靠別人抄錄的二手資料，不免出現錯誤，但等影印本出來，加上不斷出現的資料，就可以有更清晰的分判。利用再版的機會，我修訂初版的錯失，補充新資料，增訂原書，並增加注釋和詳細索引，重新編成《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》，讓「脂評」更廣泛流通，方便《紅樓夢》研究，可以說進入「脂評」研究的新階段。從「存真」批語到「整理」批語，是將保存的資料加以校勘，其中有別人也有我的判斷。香港（1972）、臺灣（1979、1986）、大陸（1987）三地都曾出版《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》。（以下簡稱《新輯》）

《新輯》「導論」介紹各種古抄本《石頭記》，說明其資料來源，並談及「脂評概況」、「批書過程」、「批者」，與由「脂批」牽涉到的一些重要問題；諸如早期批語和今本的距離、據早期批語可以推知作者原來的構思如何、後來在正文中起了什麼演變……等等有關文本的「成書過程」。大抵根據我1979年法文版的《脂評研究》一書而成，《導論》曾刊載於《中外文學》。

「紅學」研究當然以文本最重要，其次是「脂批」。可惜直到目前，很多紅學家分不清「脂批」，如將庚辰本、甲戌本，所有的批都抄進去。其實，這些本子的批語除了附在原有的脂批外，也有後來的藏書者在書

上加批。這些批語，有的可以考證出來，有的地方就混在一起，因此用的時候要小心。使用「脂批」要細心判斷，要知道那些是真正的「脂批」？部分可做到，部分做不到。例如有正本回前回後的批，要跟別的本子比較，有部分是很可靠的「脂批」（甲戌、己卯本、庚辰都有相同的批語），有些在別的本子沒有，所以不敢肯定。我盡可能參考別人的研究，再加上自己的判斷，把它放入註釋中。近期我新編的《脂輯》，又已經從「存真」走向「校勘」。正在整理的新訂版將會比以前的版本引用得較多較完整的正文。

「脂評」是由三個主要部分構成：1.甲戌以前某不知批者的批；2.甲戌至己卯間以脂硯齋為主的批；3.己卯以後以畸笏叟為主的批。每一個批書的過程以一個人為主要批者，但也有其他人參加，而且還有作者的某些批語。參加批書的人，就已署名的，除了脂硯齋、畸笏叟外，還有松齋、梅溪、常村，評語中提及的還有棠村、杏齋和煦堂。這些批書人是誰？從他們的批語中可以找到作者的資料、書中的素材，及成書過程有關的記載。其中脂硯齋、畸笏叟皆為重要的研究對象。

胡適將脂硯齋、畸笏叟視為同一人，脂硯齋即曹雪芹；周汝昌認為脂硯齋是史湘雲，亦即曹雪芹的妻子。其實，要指名道姓「脂批」是誰所作都不可靠。關於曹家，曹寅和他的下一代的資料，由於是官員，還可以找到，至曹雪芹一代家道已中落，族譜語焉不詳。只能說脂硯齋是曹雪芹較親近的人，他能將書的素材講得那麼清楚。這一批批語屬於直接材料，其中有作者的改稿、早期寫作情況的資料，與對作者的了解，對《紅樓夢》文本的研究是相當重要的。

除了「批書人是誰」的問題外，「脂批」研究還涉及「批語分期」的問題。「脂批」的種種研究，對於深入了解文本的成書是有幫助的。

應該還要把「脂批」放入中國傳統的「評點學」來看，它繼承了金聖歎、張竹坡等人評點小說的傳統。「脂批」者並不是作者，兩者的人生境界有別。文本作者能客觀、立體地去看待他創造的書中人物，批者

常愛憎分明地抒發其感想，但「感想」不能當做「真實」，即使批語中出現「真有其事」的字樣。好比「父親責備兒子」，具有普遍性，卻不能過分等同某一種真實。畢竟脂硯齋看到成書過程，他的批語值得作為研究文本的重要參照。「脂批」與作者、成書同時代，確實也講出了一些重要的東西和特殊關係。因此研析「脂批」是何時、何人作的，並且釐清其間的層次，都是研究《紅樓夢》文本必要的基礎。

賴芳伶：

《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》數萬言的「導論」，公認是「脂評」研究的重要論述，從中可見您對「脂批」從「存真」到「整理」到「研究」的進程，也點出脂批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，讓我們知道這樣的研究在整個「紅學」研究中的意義和價值。最近十多年來，有學者認為脂本乃偽書，脂批乃偽批。您的看法呢？

陳慶浩：

現存十一個帶有脂批的抄本都非原稿本，而是輾轉抄錄的本子。個別本子標明了抄錄的時間，如原吳曉鈴藏（現歸北京首都圖書館）的抄本《紅樓夢》，因首有乾隆五十四年（己酉，1789）舒元煒序，故或稱「己酉本」、「舒序本」。

雖然大部分抄本沒標抄錄的日期，但通過書中的批語、跋語，我們還是可以了解到抄錄的下限。如原胡適藏的「甲戌本」，上面就有當日收藏者劉銓福同治年間的跋，書上又有寫於同治年間孫桐生的批語，所以此書當



陳先生與訪談者在寓所書房

於同治前抄成。現藏俄羅斯聖彼得堡的抄本，則是由來華學習漢文的俄

國人於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帶到俄國的其他的抄本，亦多有各種線索，都可以證明是清代抄本。

某些紅學家為了做翻案文章，將脂本說成是後來假造的，連帶指脂批是偽批，又提不出理據，已經離開了學術研究規範，可見紅學家也會以假亂真。但這類反對意見，也暴露出原來《紅樓夢》研究的不足。脂硯齋加畸笏叟的「脂批」應該細部研究，可卻是「紅學」研究中最弱的，運用「脂批」也要有知識，否則混淆前前後後不同的時代和人事，怎麼談得上文本的細膩研讀，及令人信服的深邃見解呢？

2008/10/21

賴芳伶：

您強調研究「脂批」可以增加我們對《紅樓夢》成書過程的了解，由成書過程的認識，進而貼近小說文本的核心意旨，也比較能與作者在共同基礎上，有深刻的對話。可否請您談談〈八十回本《石頭記》成書初考〉與〈八十回本《石頭記》成書再考〉，這兩篇紅學大作的主要論點？

陳慶浩：

現存的《石頭記》抄本，大致都是根據「脂硯齋抄閱再評本」來的。文字或有不一，但大輪廓已是固定了的。我們今天讀的《紅樓夢》前八十回，可以說是脂硯齋「抄閱再評」的《石頭記》傳承下來的。〈初考〉與〈再考〉大致上已經將《石頭記》稿本的結構劃下來，迄今為止，我們能掌握到的資料還是很有限，如果根據這樣有限的資料演繹太多，難免會流於自說自話。

張愛玲說得很對，《紅樓夢》的成書過程，其實伴隨著一位天才不斷的成長過程。絕佳的文學作品還是從作者一步步的生命體驗轉化出來的，它有現實生活經驗作為寫作的素材，但少不了虛構想像的經營。像索隱派那樣把賈府當成曹府，一一比對真實人物，是拿小說當歷史看，

終究不免與小說主題脫線。所以最好從「文學藝術」的角度來看待文本的形成，對《石頭記》成書過程的研究，可說結合了傳統考據與欣賞文本，適可凸顯小說的主題。正確的考證功夫，有助於了解作品本身。中國「藝術研究院」所屬的「《紅樓夢》研究所」有相當多的人馬研究整理《紅樓夢》，但迄至目前還是缺乏嚴格學術意義的《紅樓夢》整理本，其實應該作徹底的校勘，而《石頭記》成書的考證是對校勘有幫助的。

現存百二十回本《紅樓夢》的後四十回是續書，是紅學界大部分人認可的論點，但即使前八十回，也沒有完成。早期《紅樓夢》抄本均稱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，只是初閱評過，如甲戌本。己卯本和庚辰本則已經「四閱評過」了。甲戌本第一回開頭一段談及本書眾多異名，獨有的凡例第一條，雖點出《紅樓夢》、《風月寶鑑》和《石頭記》三個實名，卻沒有提及《情僧錄》，對《金陵十二釵》則頗置猶疑。在曹雪芹五次增刪中，《金陵十二釵》曾否作為某一次稿子的題名？目前無資料可考。其它三個名稱，則可代表成書三個階段的命名。亦即從《風月寶鑑》（初稿）到《紅樓夢》（某次增刪稿），到《石頭記》（未完成定稿），代表本書形成的三個階段。

其實《石頭記》也很可能是較早期某稿子的題名，後來改為別的名字（如《紅樓夢》），到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時，「仍用《石頭記》」最後稿本《石頭記》是由曹雪芹多次增刪形成，每次的增刪不只是書中所說的，「分出章回，纂成目錄」，而是對全書描述**重點的改易**，因而引起**結構的變化**，這從書名的改變可以看出端倪。可惜各次的修訂稿都沒有流傳下來，由於作者晚年生活困苦，不能完成最後定稿的工作，書中留下不少未經修訂的早期稿本的痕跡。再加上各個不同的抄本刊本，雖然都來自最後一次修訂稿，但抄閱時期不同，多少保留某些舊稿。因而通過對不同版本本文的研究，我們可以粗略地看到一些當日不同稿本的狀況，其中最明顯的是**年齡問題**。

像寶玉的年齡，在早期稿子向後轉化，逐漸縮小。在書中明確的年

齡記載上並不明確，只有個別版本保存舊稿異文，反映出舊稿中年紀較今本為大，不作校勘就看不出來。就書中秦鐘、襲人年齡和個別版本異文的明確紀錄來看，寶玉在今本《石頭記》中存著不同的年齡系統：《石頭記》中寶玉年齡較小，舊稿中年齡較大。而黛玉上京，就有六歲、九歲、十三歲三種情況，都可以在本文中找出證據。要是我們配合目前能找出本書成稿的三個時期的三個書名，也許可以設想初稿《風月寶鑑》時期黛玉十三歲入都，增刪稿《紅樓夢》（永忠、明義所讀者）時期黛玉九歲入都，未完成《石頭記》時期黛玉六歲入都。新稿既將黛玉入京事提前，連帶亦推早了和「木石前盟」相對映的「金玉良緣」的主角薛寶釵的入京時間了。

賴芳伶：

難怪《紅樓夢》表述系統不一。降低書中人物的年齡，勢必會牽動情節的繁簡和主題的移易了？

陳慶浩：

是的。人物年齡普遍降低，是本書新舊稿間一項規律性的變化。《風月寶鑑》應是一本描寫青年人世界的書，經過多次的刪增剪裁變成《石頭記》，重點在寫少年時期成長中失樂園的悲劇。從寫風月到寫情，年齡之降低不可避免。透露作者當日增刪時的一個主要傾向：將書中主要人物年紀減低，使他們能住進園中的伊甸園。但歲月不居，隨著年齡增長，各人走各人的路，大觀園終於荒涼而「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」了。

隨著寫作重點的轉移，必然引起全書結構的變化。這就是書中自道的「增刪五次」的工程，所謂「增刪」包括創作的增補和刪削，也包括舊稿的修訂壓縮和移易剪裁。「秦可卿淫喪天香樓」一節被刪去而改為病死，是稍有研究的人都熟知的事。其他像舊稿中史湘雲幼年和寶玉一

起在賈母身邊生活，後來為使「木石前盟」更有基礎，就以黛玉取代她幼年在賈府的位置，湘雲幼年的故事就被刪掉了。今本《石頭記》第二十回才出現史湘雲，舊稿的情節既經刪去，只能在後來的言談中補述。刪去史湘雲故事，是為了讓黛玉寶釵兩位女主角早點上台，突出她們地位的緣故。

賴芳伶：

其他次要人物的情節，應該也有不少更動罷？

陳慶浩：

當然會牽動到。脂批曾多次評及寶玉丫頭「茜雪楓露茶」事，關係到她離去賈府，後來有與紅玉至「獄神廟」，慰問窮途末路的寶玉等事，可惜這部分的稿子遺失不見了。在舊稿中和「麝月篋頭」一樣要緊的「檀雲梳齒」事件，到今本已被刪去，只留下幾個名字。「良兒竊玉被逐」今本沒有直接敘寫，只在第五十二回平兒口中補述出來，在舊稿中應是頗熱鬧的一節，脂批者似乎印象深刻。又脂批中提及的「篆兒」今本已改作「墜兒」，墜兒是怡紅院的小丫頭，在第二十六回替賈芸和紅玉傳遞羅帕，第二十七回和紅玉在滴翠亭中私語，被正在撲蝶的薛寶釵無意聽到。第四十九回平兒失了一個蝦鬚鐲，後來發現是墜兒偷了，因被攆出賈府。據研究，賈芸、紅玉一段故事也是後來補上的。特別是後半部「獄神廟」一回，己卯冬夜脂硯批書時還沒有看到，故痛罵紅玉，弄到畸笏叟出來解釋。墜兒既為芸、玉傳信物，也就請她出來代篆兒偷金鐲，並將她趕離大觀園。

賴芳伶：

有關「薛蟠鬧學」事呢？

陳慶浩：

今本《石頭記》沒有寫寶釵心忖：薛蟠「當日為一個秦鐘，還鬧得邊翻地覆」的事，直到第十六回秦鐘死，都沒有寫到他和薛蟠任何直接糾葛。倒是第九回〈戀風流情友入家塾，起嫌疑頑童鬧學堂〉寫了寶玉、秦鐘和薛蟠的契弟金榮衝突。現存各本均以賈瑞勸金榮向寶玉磕頭結束，獨己酉本寫金榮聽賈瑞說：「光棍不吃眼前虧，咱們如今少不得委屈著陪個不是，然後再尋主意報仇……」，方忍氣含愧的，來與秦鐘磕了一個頭。賈瑞遂立意要去調撥薛蟠來報仇，與金榮計議已定。一時散學，各自回家。未了還接上一句「不知他怎樣去調撥薛蟠？且聽下回分解。」

這一大段大概是舊稿，接下來第十回，免不了有薛蟠大鬧學堂一篇文字。劉世德注意到第七回出現的秦可卿正常健康，第八回寫寶玉的心理活動提到她一句，第九回沒出場，第十回從尤氏的話語中透露出，她病倒了。這病來得突兀，在這之前，似乎缺少一個必要的過程。他認為如果把「薛蟠大鬧學堂」和「秦可卿得病」兩件事，用因果關係連接，就可以把這個過程補敘出來。

秦可卿死一節，從第五回寶玉入夢，在太虛幻境看十二金釵正冊最末一頁「畫著高樓大廈，有一美人懸樑自縊。其判云：情天情海幻情身，情既相逢必主淫，漫言不肖皆榮出，造孽開端實在寧。」而《紅樓夢·好事終》一首亦謂「畫樑春盡落香塵」，皆暗示可卿懸樑自縊，初非病死。

第十三回〈秦可卿死封龍禁尉〉甲戌、庚辰、靖藏批，均談及此事，而以靖藏回前總評最完整。畸笏叟見可卿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，悲切感服，因命芹溪刪去「遺簪」、「更衣」諸文，是以此回只十頁，刪去天香樓一節，少四、五頁。

此因可卿死後，「彼時合家皆知，無不納罕，都有些疑心」一句，甲戌、靖藏，皆有「九字寫盡天香樓事，是不寫之寫」一批，靖藏且有「常村」之署名，而「老朽」也批曰：「可從此批，通回將可卿死故隱

去，是余大發慈悲也，嘆嘆！壬午季春，畸笏叟。」是知可卿死實不必生病，但因畸笏叟的要求，刪去了淫喪自縊一節，才寫她有病。

劉世德以「薛蟠鬧學堂」等和秦可卿生病有關，則已是刪去淫喪後的設計。但這個計畫沒有實現，很可能寫出後又刪去，如同刪去茜雪事一般，大致都是為了突出主幹，削去旁枝的作法。張愛玲以為舊稿本有「薛蟠鬧學」一節，因改淫喪，寫秦氏生病被擠掉的。

附帶可以談談書中「四樣俠文」。其中的主角除倪二和寶玉沒有直接關係外，其他三人均是寶玉好友，表現的是青年人的氣概。俠文發生在省親年，照《石頭記》點明，寶玉才十三歲，和馮紫英、蔣玉函、柳湘蓮三位年齡不相襯。可見舊稿中寶玉年齡比新稿大，總是步入青年期，才好有這類交往活動的。

賴芳伶：

真是合乎情理的推論。記得〈初考〉上這麼說：「大觀園是作者為書中少男少女建造逃避世事污染的樂土。但女孩子長大終是要嫁人的。寶玉成長了，終要搬離大觀園踏入社會的。不論賈府是否衰敗，這都是不能逃避的。何況大家族不能長保富貴，賈府之沒落不可逆轉。」

陳慶浩：

是。降低書中人物年齡就改變寫作重點，從描畫成年人青年人為主的世界，以勸戒妄動男女之情為主的《風月寶鑑》，改易成敘寫童年人少年人為主的世界，寫青梅竹馬的人間樂園的戀愛和成長的悲劇的《石頭記》。

降低人物年齡的同時，作者多次對舊稿刪削剪裁，目的是突出**主要人物、主要情節**，因而將舊稿原來和新的構思關係較淺的人物和情節，減弱或乾脆刪削。刪削亦為了**淡化舊稿較濃厚的風月氣氛**。

賴芳伶：

我們知道壬午除夕（1763年2月12日）曹雪芹淚盡而逝，書還沒有

完全整理好。《石頭記》成書研究是紅學中較少涉及的題目。新舊稿間的人物，特別是次要人物，因為還沒有完全修好，故還留下舊稿的痕跡。可否談談新舊稿間的**語言**問題？

陳慶浩：

新舊稿間的語言也有若干差別，**舊稿中吳語詞較多，較文；新稿則多採用北京語詞，白話了。新舊稿人物的稱呼、俗字寫法都有若干差別。**這些因素目前還只是一些零碎的說法，如能找出一些規律，作為判定不同時期稿子的標準，再配合正文情節、批語和時人記載，就可望將此書成書過程較清楚描述出來。

賴芳伶：

您後續的〈成書再考〉是〈初考〉的延伸擴充，請問所增加的論題有哪些？

陳慶浩：

〈初考〉只開了一個頭，〈再考〉繼續就**人物年齡、賈府和大觀園**三方面來比較舊稿和今本《石頭記》的差別，並探求作者**改稿的原因**。《石頭記》成書過程中，有明確記錄的稿子是早期稿子《風月寶鑑》，增刪修訂稿《紅樓夢》和未完成的最後定本《石頭記》。這和保留在甲戌本的凡例及脂評所提及的書名，是相配合的。

《風月寶鑑》時期很可能沒有大觀園，是否有十二金釵亦不好確定。照今本《石頭記》，寶玉七歲時，六歲的黛玉到賈府，數月後，九歲的寶釵亦入都相聚。省親年的冬天，眾女兒在大觀園匯集。寶玉十三歲，黛玉十二歲，寶釵十五歲，除李紈、鳳姐外，其他諸人，十二三四五歲不等。而在《紅樓夢》稿本時期，黛玉九歲入都，那時寶玉十歲，二年後，十四歲的寶釵才到賈府。省親年冬，眾女兒在大觀園匯集，「皆不過十五六七歲」，因還未經過增刪，才留下年齡不合的痕跡。更早期的

《風月寶鑑》稿，黛玉十三歲到賈府，寶釵十六歲到賈府，主角年齡比今本大七歲。

而新舊稿間人物年齡的變化，也反映到賈府的丫鬟身上，如襲人、鴛鴦、金釧在舊稿中都較《石頭記》中所記最少大兩三歲。《石頭記》中寶玉明確記錄的年齡沒有舊稿留下的線索，但他交往的朋友年齡都顯得較大，如馮紫英、蔣玉函、柳湘蓮都是青年人了；和寶玉同齡的秦鐘，在舊稿中比今稿大五六歲。

從早期稿本《風月寶鑑》到後來的《紅樓夢》，以及我們看到的《石頭記》，人物年齡不斷下降，顯示出作者寫作重點的轉移。從寫青年人的風月之情為主的故事，轉到以寫少年男女的兒女真情，追憶失去少樂園的時代和伙伴，特別是閨閣少女。當然人物年齡降低，主要表現在《石頭記》中少年男女身上，其他人物並不明顯。

至於早期稿本裡的「賈府」，在張愛玲《紅樓夢魘》的研究中發現，惜春原是賈政的幼女，是書中加入寧府後才將她改為賈珍之妹的。張愛玲從創作的角度，指出寧府和賈赦一支，都非初稿所有，是後來才添上的。馬萬里、趙耀璋〈早期《紅樓夢》書稿中應沒有寧國府〉一文認為：「寧國府是在較晚時候才被增刪納入榮國府故事的，這在情節上也留有納入痕跡。」文章舉「賈政壽辰」和「秦氏病喪」兩事，指出和原有的榮國府故事時序不合，作為後來加入而作者早逝，書未完成所留下的明證。

今本《石頭記》所描述的賈府，到寶玉一輩是四代人，寶玉是榮國公的重孫。但書中有三處地方——第五回、第十六回和第二十九回，又將寶玉說成是榮國公的孫子。這些都是舊稿中榮國公是寶玉祖父的遺跡，和冷子興的演說矛盾。可以推論舊稿原只有一個三代一支的榮國府，後來增入賈赦一支，又擴張到寧榮兩府，改為四代，使我們看到新稿較舊稿規模擴大了。但以目前資料和研究的程度，還無法確切知道，作者是在稿本的那些階段作這樣的改變。

再談「大觀園」。

今本《石頭記》第七十五回賈珍帶領妻妾在「會芳園叢綠堂」賞月作樂吹簫唱曲行令，即所謂「開夜宴異兆發悲音」，賈府已將衰亡，祖先陰靈悲嘆，但此時還有「會芳園」，這座在今本第十六回已被拆去併入大觀園的寧府西園。這裡還保存著舊稿。可知舊稿並沒有大觀園。明義所讀到的《紅樓夢》已有大觀園，他的十二首詠紅詩也是以大觀園的活動為中心的，故沒有大觀園的舊稿是《風月寶鑑》時期。今本第十一回詠會芳園有「小橋通若耶之溪，曲徑接天台之路。」云云，倒是一個適合可卿、鳳姐、賈璉、賈瑞等青年男女玩風弄月的所在了。

書中第十六回敘寫將寧府的會芳園和榮府的花園合併建造大觀園。第三回黛玉隨邢夫人去拜見賈赦，從文字上看來，榮府園應該在府東。但此處甲戌、王府、有正諸本有一條很奇怪的批：「試思榮府園今在西，後之大觀園偏寫在東，何不畏難之若此。」第二回賈雨村說他遊金陵時見到榮寧兩府「後一帶花園子裡樹木山石，也還有往蓊蔚茵潤之氣」句，甲戌本有兩條一問一答的夾批：

「後」字何不直用「西」字？

恐先生墮淚，故不敢用「西」字。

可見批者心目中榮府應在西，而作者本人也明知此園應在西，不想批者見了傷感，故改用後字。這自然使人聯想到曹寅江南織造府的西園，但就書的形成過程中也可找到答案。

賈家由一支增加到兩支，一府擴張成兩府。當其一府時期，府西有會芳園。後來增入的賈赦一支，被安置住入園內靠北某處。待增加大房寧府，二房榮府就搬到西邊。榮府園改在東邊，以便和寧府西邊的會芳園，合建大觀園。今本據舊稿而來，沒完全改好，還存下一些花園在西，賈赦住園內北邊的痕跡。如第三十回、第四十八回、第七十五回，都有這些舊稿的殘餘。

至於用「元春省親」來建大觀園，脂硯和畸笏都曾道及。梁宗之認

為舊稿中沒有元春，元春是為建造大觀園添入的人物。今本《石頭記》第二十八回寶玉向黛玉訴衷情嘆道：「我又沒個親兄弟姊妹」是個線索。第二回「冷子興演說榮國府」，第十八回元春省親時的補敘，乃至第二十三回元春命寶玉和眾姐妹入住大觀園，都使我們知道寶玉有位入宮的親姐姐，「其名分雖係姊弟，其情狀有如母子。」但此處寶玉自己宣稱獨出，不惟探春、賈環和他是異母所生，連元春也不存在。可知在寫這段稿子時，元春還沒出現，上述提及元春處，都是後來為修建大觀園時才加上去的。

第六十三回寶玉生日，「壽怡紅群芳開夜宴」敘及「我們家已有了一個王妃」。「王妃」兩字，各本皆然。賈府已有的「王妃」似乎非元春莫屬，且在寫此段時，元春還不是貴妃。為了大觀園才使她升一級的。從無到有，從王妃到皇妃，顯示了不同時期的增刪，但這全是在《紅樓夢》稿本形成前，是《風月寶鑑》稿時期。

張愛玲指出：「第十八回元春省親，臨別元妃說：『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，萬不可如此奢華靡費了。』批註是『不再之讖』。舊稿當是這年年底元妃染病，不擬省親，次年開春逝世。」她還舉出二十二回燈謎，也暗示元妃早逝。自然我們還會想到第五回的冊詞。

吳世昌《紅樓夢探源》認為「元妃本來死在第五十八回，後來改為老太妃薨」。文中說，第五十三回起又提到賈府經濟艱難，第五十八回解散承應元妃省親用的戲班，第七十二回賈璉和鴛鴦商量「偷」賈母用不著的金銀家伙去押，又有太監來強借錢，第七十五回且有賈府的祖先悲嘆，都是賈妃不在的跡象。第五十八回老太妃薨，賈府全家出動數月參加國喪，因此第六十三回賈敬死，只能讓尤氏「獨豔理親喪」。第五十九回較各回短，可能刪去喪禮部分。吳氏指出，秦可卿告鳳姐一段話舊稿中應是元春托夢給她父母的。順帶一提，秦可卿喪禮的氣勢規模，似乎較適合賈敬的身分，恐怕原來是賈敬的喪禮，從銘旌上寫的「誥封一等寧國公豕孫婦」、「享強壽」云云，也可看出端倪來。「豕孫」是

嫡長孫，「四十曰強」。但這是另一個問題。

回到「大觀園」中來，它是作者為少年男女建造的樂園，是個想像的「天上人間諸景備」的理想園林，既有北方的景色，亦有南方的特色；既有北方官園的氣象，又存江南私園的情調。書中的大觀園有二重空間，一是成年人的實際的空間，一是少年人的回憶的空間。前者是賈政遊園、賈妃省親以及賈母、劉姥姥在園中宴賞的空間。賈政走了大半日還沒有走完全園，賈妃遊園是車船具備，賈母也常要坐船坐轎的。後者則是寶玉和眾姐妹、丫鬟日常生活的所在。無論是園中各人間的來往，以及寶玉和眾釵一日三餐在賈母處用飯，都沒有距離的問題。設想賈政所遊賞的大觀園，叫林妹妹住了，三餐去賈母處用飯，不累壞了才怪呢。作者寫的是他兒童少年時期回憶的空間，才可能有這種既有充分的空間可容下「天上人間諸景備」，卻又沒有距離限制的特性。

賴芳伶：

大觀園含攝理想和現實空間，作者藉書寫凝固了永逝不返的時間與記憶。《石頭記》雖經披閱十載，增刪五次，卻並未完成。目前書中所留下的矛盾處、不接榫處、不統一處等等，或許都是書經增刪剪裁，而沒有最後完成的緣故罷？

陳慶浩：

增刪剪裁可以解釋《石頭記》存在的種種問題，除了要「纂成目錄，分出章回」外，作者向著甚麼目標？〈初考〉與〈再考〉通過對人物年齡和修建大觀園的研究，認為作者在歷次改稿中，不斷降低人物年齡，使寫作重點由青年的世界轉向少年人的世界。拆掉會芳園擴建人間的太虛幻境——少女的樂土大觀園。作者在本書開頭自述，他是在「風塵碌碌，一事無成」、「一技無成，半生潦倒」的自責中，追憶失去的少年時光，特別是當日所有之女子。

大觀園是座少年樂園，連它的空間都是少年的回憶空間。脂硯齋以

為《風月寶鑑》是「深得金瓶壺奧」之書，則它仍籠罩在《金瓶梅》的影響是明顯的。到了《紅樓夢》到了《石頭記》，《金瓶梅》的影響雖還不能完全脫離，但已起了質的變化。

總之，《石頭記》成書過程研究仍有待大力開拓。

賴芳伶：

可否就此提示未來紅學研究者可以繼續努力的方向？

陳慶浩：

目前《紅樓夢》只有普及本，尚缺乏一具學術性的、好的**校勘本**。雖然之前像俞平伯先生等都作過，但還是不夠。有志此道者應該繼續，更以它來帶動影響整個中國古代小說的校勘整理工作。

《石頭記》**脂評研究**，是重要的基本工作，它可以突破慣性的歷史框限。只要我們對成書的過程了解愈多，就會愈曉得不宜全用「史傳傳統」的角度來閱讀、詮解小說。直到今天還是有相當多的紅學學者，站在「小說乃補史之闕」的立場，不斷去做落實求真的索隱工作，形成以有限的資料結合大量主觀的讀法，開出各種「龍門紅學」。脂批的相關研究，為的就是貼近文本的內外在世界，儘可能體察作者寫書的原意，唯有在如此細膩的共同基礎上，才有產生意味深遠的對話的可能。我新修訂的《石頭記》脂評輯校研究，就是朝這樣的方向去努力。

此外，亦可將所有歷來的紅學研究作一總的整理歸納，加以研究論述，編成一部**《紅學學術史》**。《紅學史》所歸結出的許多研究經驗，可作為整理中國古代小說的規範，對於研究其他的小說有極大助益。

賴芳伶：

就您的觀察，紅學研究中最應記取的經驗和教訓是什麼？您最大的體會為何？

陳慶浩：

由於《紅樓夢》新的文獻資料出土的可能性愈來愈小，迄今即使利

用現有的文史資料作研究，也談不上充分。《紅樓夢》的資料相當有限，以曹家為例，曹寅是一關鍵性的人物，可是自曹雪芹父親這一代家道中落以後，幾乎沒有什麼資料留傳下來。雖然有些零星發現，仍然不多。在有限的資料中建立龐大的理論，不僅不容易，還可能混入大量的想像，這樣「**太重演繹、歸納不足**」的研究是相當危險的。其次是「**黑白二分法**」的結論。像肯定《紅樓夢》後四十回不是原作，所以是高鶚的偽作。事實上，偽作與高鶚根本是兩回事。還有就是「**循環論證**」的問題，比方說把曹雪芹家與《紅樓夢》拿來互相比附，混淆不同的主題。長期的「紅學」研究會關係到學術研究的方法、態度、結果，有時候也會影響到其他的學術領域、社會風氣以及文化氛圍。

《紅樓夢》研究中，最可注意的就是**方法論**問題。我個人對中國近代學術史很感興趣，但中國學術史範圍很大，要從具體的項目入手，「紅學」是一個比較理想的項目。主觀方面我喜歡《紅樓夢》，研究和興趣能結合在一起。客觀方面，《紅樓夢》研究，有學術界的人參與，有政治界的人參與，各色人均有，所以「紅學」不僅是學術思潮，也是社會思潮的集中反映。1966年我寫過一篇〈胡適之紅學批判〉，就是方法論的反思。比如說，胡適認為後四十回是高鶚續作的，他就通過比較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差異去證明他的觀點；俞平伯的《紅樓夢辨》、《紅樓夢研究》在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。但是，這種方法能夠證明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不是同一個作者，卻不能證明後四十回就是高鶚續作的。胡適把這兩個問題混為一談，就是一種方法上的缺陷。不僅胡適，很多研究者都犯過類似的毛病。現在我們已經大概知道，高鶚之前已有後四十回的稿子，他作過加工，但不能說他就是續書者。今天某些《紅樓夢》印刷品、某些文學史，還繼續將高鶚作為《紅樓夢》後四十回的作者，這是錯誤的。

從這裏切入，我發現，要研究中國近代的學術思潮、學術方法，《紅樓夢》是一個很好的代表。很多人都先持有一個固定觀點，然後去證明

它，而不是通過科學的研究，慢慢再歸納、再證明。先入為主的思維方式，不僅對學術，對社會的影響也比較危險。你接受一套想法，然後硬加在社會身上，近代中國走了很多彎路，與這種思想方式都有關。

賴芳伶：

最後，請您就我們此次的訪談內容作個總結好嗎？

陳慶浩：

好的。今本《石頭記》的前身是《風月寶鑑》，如它的書名，是一本勸戒不要妄動風月之情的言情小說，有一個很美麗的石頭下凡的故事開頭並貫串全書。但大概這本小說只有個雛形。曹雪芹據以披閱增刪，分章回，纂目錄。但以他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文學天才，從簡單的整理變為大規模的增刪，變成借別人酒杯澆自己塊壘，變成再創作。經過了十載的披閱，五次的增刪，新出來的《石頭記》中固然可以看到某些《風月寶鑑》的痕跡，但《石頭記》已是一個全新的東西，形同再造，它已突破一般言情小說而有了新的靈魂。

就這一意義上，雪芹作為《石頭記》的作者正當之無愧。這樣的提法似乎更貼合《石頭記》第一回楔子的自敘，更重要的，解釋何以在曹雪芹生前，本書敘述角度由一個客觀身份的石頭，無意識地漸漸轉換成主人翁賈寶玉，而至於發展到後來的版本「石頭」和「寶玉」合一。（這豈不正如由《風月寶鑑》不斷注入雪芹心血，而成為他生命一部分的《紅樓夢》麼？）這亦解釋了初評的問題，某些批語將「石頭」和「作者」分開，某些批語混入正文，某些批語不正確的種種問題，以及《石頭記》中某些不甚接合的情節等等。說《石頭記》是由一個稿本增刪、加工痕跡似較明顯，易為人接受。至於這個稿子是曹雪芹原作，還是別人所作，仍待檢驗。

賴芳伶：

聆聽陳先生一席言，豈止勝讀十年書。再次感謝您接受《東華漢學》的訪談，給我們如此深刻的學術結合生命的經驗。

【陳慶浩】祖籍廣東澄海，1941年生於香港。1968年獲香港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中國文學碩士學位，1978年獲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東方學博士學位，現為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（C.N.R.S）研究員。

主要著作目錄

《紅樓夢脂評研究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「紅樓夢研究小組」出版，1969年。

《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79年初版，1986年增訂版；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，1987年增訂版。

LE HONGLOUMENG ET LES COMMENTAIRES DE ZHIYANZHAI
(PRECEDE D'UNE "BREVE HISTOIRE DES ETUDES SUR LE
HONGLOUMENG") INSITI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,
COLLEGE DE FRANCE, PARIS 1982

《越南漢文小說叢刊·第一輯》，與王三慶合編，七冊，法國：遠東學院出版，臺灣學生書局印行，1987年初版。

《中國民間故事全集》，與王秋桂合編，四十冊，臺北：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，1989年初版。

《古本小說叢刊》，與劉世德、石昌渝合編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四十一輯共二百零五冊，1989-1992年初版。

《越南漢文小說叢刊·第二輯》，與鄭阿財、陳義合編，五冊，法國：遠東學院出版，臺灣學生書局印行，1992年初版。

陸人龍，《型世言》，臺北：中研院文哲所印行，1992年版。

陸人龍，《中國話本大系·型世言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

初版。

《思無邪匯寶——明清豔情小說叢刊》，與王秋桂合編，四十一冊，法國：國家科學研究中心、臺北：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，1995 -1997年初版。

UN RECUNIL DE CONTE RETOUVE APRES TROIS CENT ANS : LE
XING SHI YAN, T' OUNG PAO LXXXI, 1995

陸人龍，《型世言評注》，與王模、吳書萌作，北京：新華出版社，1999年初版。

《日本漢文小說叢刊·第一輯》，與王三慶等合編，五冊，臺灣：學生書局印行，2003年初版。

〈八十回本《石頭記》成書初考〉，《文學遺產》1992年第2期，頁80-92。

〈八十回本《石頭記》成書再考〉，《清華學報》新24卷第2期，1994年7月，頁241-262。